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二十六回 劉鴻儒劫獄陷三縣 蕭游擊戰敗叩禪庵

詩曰： 妖人簧鼓害東林，貪令無謀漫請纓。

漁色漁財皆利己，盈城盈野不聊生。

正為一日修夙願，至今三縣泣殘氓。

將軍鼠竄幾無命，幸有禪關可避兵。

不說田知縣差人拿劉鴻儒。但說玉支和尚與跛李頭陀與妖作祟，在九龍山越發大肆猖獗起來，引得那一班愚夫俗子，信以為真，四言響應，千萬景從。一日，玉支引鴻儒到大殿上，命跛李將法水一噴，傳諭大眾上堂共照真主。眾人團團圍看，但見劉鴻儒：

頭戴沖天翼善冠，身穿蟒龍赭黃袍，腰繫藍田碧玉帶，腳蹬金線無憂履，手執金鑲碧玉圭。儼然東嶽長生帝，渾似文昌開化君。

眾人齊聲道：「一個皇帝，一個皇帝。」跛李道：「我自海外望氣而來，帝星明於青、徐分野之地，我在此三年，今日始遇真主。你們俱是從龍輔佐的，且回去，明日分班來照。」都擁著劉鴻儒回到方丈前坐下。跛李喊道：「玉支，此是甚麼時候了，還不出來議事。」玉支笑著出來道：「日期近了，還有何說？」那劉鴻儒如泳坐木雕的一般，莫知所措。只見一個齋公喚做黃統，說道：「如今雖是天數，但無兵將安能成事？」玉支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目下俱來也。」叫取齋簿來。管事的將簿子呈上。又叫鳴鼓聚眾，一同來到殿上。玉支道：「數皆前定，你我俱是一會之人。富貴福祿各人分定，強勉不得。爾等願畜者可到池邊去照各人的官爵，不願者即今便行，不可在此攪擾。」那些愚民前被鏡子照過，已早感動了，今又照出真主來，便各思做官圖富貴，沒一個不肯去照，於是齊志道：「弟子等蒙老爺教誨，眾人皆情願輔佐老爺，官祿大小，各聽天命，何敢妄求。」玉支道：「既汝等齊心，須照簿上次序，□名一班，去照文武官爵，各注在本人名下；若無官爵者，亦不必煩惱。」眾人應聲，逐一點名，隨著跛李往照去了。

少刻，只聽得一片笙歌細樂，迎著一簇婦人，往西首靜室裡去。人傳說道：「照出三宮皇后來了，中宮是七淑英，東宮姓繆，西宮姓梁，俱是有丈夫的。」此時也顧不得他丈夫肯不肯，竟自送到劉鴻儒房裡，聽其受用。隨後跛李拿出幾個簿子來，對玉支道：「照出文官四□二員，武官五□一員，其餘頭目不算。」文官以葉晉、黃統為首。武將為首四員：一個叫做龍勝，果然生得魁偉：

虎頭燕頤氣昂藏，凜凜身軀八尺長。

慣使鋼鞭多勇猛，縱橫到去不能當。

一個名喚戚曉，原是戚總兵的家丁，卻也生得□分驍勇：

膽大心強志氣高，衝鋒入陣奪頭標。

家傳韜略人爭羨，卻是東萊產俊髦。

一個姓車名仁，陝西人，生就一身斑文，也是一條好漢：

生成虎體錦爛斑，炯炯雙眸貫鬥寒。

赤發黃鬚真異像，雙刀舉處沒遮懸。

一個就是東阿人，姓陳名有德，其人生得身材瘦小，卻也狡捷：

凹鼻尖頭兩眼圓，身輕捷便勝猱猿。

飛牆走壁渾閒事，萬馬軍中敢佔先。

玉支將四人用為頭目，選內中精健者分作四隊，往前山操演，就令防守山場，不許閒人出入，恐傳揚出去。且治酒與真主並三位皇后賀喜。

正在分派未了，忽有人報導：「鄒縣有差人來了。」劉鴻儒忙起身躲避。跛李道：「放他進來。」卻是四個快手、四個皂頭氣昂昂的走進來。黃統陪他們坐下。茶罷，問道：「列位到此有甚公幹？」一個道：「我們奉本縣田爺之命，來拿劉鴻儒的。」黃統道：「劉鴻儒久不在此，二月間往徐州買米，至今未來。」一個快手道：「胡說，他的奔子現拿在縣裡，招出他在此做會。可快叫他出來，你們各散的好，不然，滾湯潑老鼠，一窩兒都是死哩！」管事的擺上齋來，眾人不吃。黃統再四央求，纔做張做勢的吃了。此須取出四□兩銀子出來，道：「委實不在此地。這些須薄敬，求列位笑納，方便一二。」眾差人道：「方便不得，張治、胡鎮已打得快死了，監禁至今。他若不出來，我們先帶你去回話。」一個拿著鐵繩就來鎖黃統。眾人忙上前勸。那起差人狐假虎威的，那裡睬他，只是亂罵。只見跛李大叫道：「公門中好修行，自古道：『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』人是果然不在這裡，你們弄幾兩銀子家去的到便宜，何苦這般凶狠！」一個少年快手罵道：「你這餓不死的黃病鬼，也來硬嘴，連這禿驢也帶了去！」就向前來鎖。跛李笑道：「來！來！來！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到與你說好話，你到來太歲頭上動土了！」眾差人齊嚷道：「是那裡的這個野畜生？先打他個半死再講！」齊奔上前。跛李也不慌忙，掣出戒刀，將先上來的一刀砍下頭來。那七個慌得亂嚷亂竄，被眾人一個個都拿下。跛李指著罵道：「本該都砍了你們的驢頭，但官差差差，來人不差。我今且放你回去，與你那詐害百姓的狗官說：我們在這裡講經教善，害他甚麼事？他既詐了我們幾千兩銀子去，又要來拿人，劉爺可是他拿得去的！叫他把頸脖子洗洗，來領刀去罷。」七個人戰兢兢的抱頭鼠竄而去。

跛李叫人把屍首拖到後山燒化，便請眾人出來商議道：「如今殺了差人，勢不容己，可傳令吩咐四將，謹守山口。即令人往鄒縣、東河兩處探信，早晚必有兵來，我們好作預備。我去請兩個人來禦敵。」說罷，竟自去了。晚間仍置酒與三個婦人玩耍。鴻儒道：「不意弄假成真，把事弄大了，身家難保，屈陷父母、奔子在獄，如何是好！」心中懼懼不安。

過了三日，跛李自處叫進來道：「快些來接客。」玉支同劉鴻儒等忙出門迎接。只見一男一女，騎著黑白二驢。鴻儒上前施禮，二人下驢相見，迎入方丈內坐下。二人俱是道妝打扮，那男子是：

白袍四邊沿皂，絲絛雙穗拖藍。手搖羽扇透天關，頭上綸巾徹岸。頷下長髯飄拂，耳邊短鬚彎環。沖虛雅度出塵凡，堪作三軍師範。

那女子也是雅淡妝束：

玉質梨花映月，芳姿杏蕊生春。凌波點點不生塵，卸卻人間脂粉。

素服輕裁白紵，竹冠雅襯烏雲。輕煙薄霧擁湘裙，小玉雙成堪並。

二人俱是清年秀質，敘禮坐下。鴻儒道：「遠勞二位仙師俯臨，有失遠迎，罪甚！罪甚！敢問尊號？」跛李道：「這位仙丈道號元元子。這位就是他閻君真真子，是我昔日海上的相知，叨在他愛下，故請來扶助真主。」玉支道：「敢問尊姓？」元元子道：「山野之人，不掛姓名於人世久矣，只稱賤字罷了。」茶罷，擺齋。跛李道：「探事的可曾回來？」黃統道：「來了。鄒縣見殺了他差人，便□分防守，已詳上司請兵來剿，城門上嚴謹的盤詰哩。前日張翰林往南京去的，馬牌都是從城上吊進去的。」元元子道：「必須先發制人，事不宜遲，先去取了鄒縣，一則救取家眷，二則取倉庫錢糧，以供軍需。」玉支道：「我已有計了，只須如此如此。」跛李道：「好計，此是初出茅廬第一功。」即刻傳令，派人辦起行頭來起身。真真子便到內裡去相見。

卻說田知縣見說殺了差人，大驚道：「這廝們敢於如此橫行，其心大不善。」連夜備成詳文，請兵徵討。一面揀選民壯士兵把守城池，嚴柑出入，盤詰奸細。又恐東阿土城難守，遂將縣事托與縣丞，他往東阿去料理。這縣丞本是吏員出身的，到也諳練，各事謹慎，晝夜提防。到第三日，探馬報導：「張翰林到了，離城只有四□里。」縣丞便吩咐預備下程，打掃公館伺候，傳夫迎接。自己卻不敢擅離，只在城下迎接。午後先到了三個家人，押著八抬行李，逐一拐明進城。至將晚時，許多家人擁著一頂官轎，後隨六頂小轎，□六匹馬，一哄而入。縣丞迎接到了公館，謁見過，復到城上柑點。更夫、巡守回衙，猶不敢脫衣，只得連衣而睡。

到三更時，睡夢中忽聽得一片吶喊之聲，忙跳起來看時，只見窗子上照得如同白晝。只說是城中失火，忙趕出堂上。只見衙役報導：「不好了，賊兵已進城了。」忙問道：「是那裡的賊？」報事的道：「北門已開了，不知是從那裡來的。」正說間，只聽得外面一片響聲，早有數□人搶入衙門內來，手持器械打開獄門，把眾囚盡行釋放。四圍火光燭天。縣丞見事不諧，忙轉身入內。不意隔壁察院衙內牆上跳下幾個人來，手起刀落，將衙內的人，不論男女，殺的罄盡。直到天初明時，劉鴻儒進城，纔傳令救火，將老母、奔子安插後堂，復升堂聚眾。諸將都來請功。

原來昨晚之張翰林，就是玉支等著人妝來的。玉支、跛李等也到堂上坐下，叫人把張治、胡鎮帶來，二人戰兢兢地跪下。劉鴻儒扶起道：「為小子的事，連累二位吃苦。如今敢求同舉大事，共享富貴。」張治道：「小人是守分良民，如何可隨你做這樣事？」黃統道：「田知縣怪你二位賣法受賊，他得了銀子，將二位過付的必要減口，以表他之清廉。你不如隨了我們，以全性命，並可圖下半世的快活。如今上司有甚分曉，官兵單弱，諒無我們的敵手，惟二公上裁。」二人逆料不能脫身，只得應允。

玉支道：「今得了縣治，可尊劉爺為主，我等序起爵位來好行事。」將公座移上暖閣，請劉鴻儒上坐。鴻儒道：「小子無德無纜，焉敢當此大任？請那一位老師為尊，小子執鞭可也。」跛李大叫道：「你不為主，何人敢僭越？我們不過是紫微垣中小星，怎敢忘僭？」遂把劉鴻儒仰上座位按住，讓眾人上堂行五拜三叩首之禮。拜畢，鴻儒只得封玉支為左國師，元元子為右國師，跛李為護法國師，葉晉為左長史，黃統為右長史，龍勝、戚曉為左右指揮，車仁、陳有德為左右護軍校尉，張治為衝鋒將軍，胡鎮為破敵將軍，母洪氏為太夫人，七淑英為正夫人，繆氏、梁氏為左右夫人，自稱為沖天將軍東平王，封真真子為執法仙師，其餘文武，待有功時再行授職。一面盤柑倉庫，修理官房。眾人無奔室者，強娶民間婦女，凡美貌者，不論貴賤，有夫無夫，一概擄搶。正是：

亂殺平人不怕天，生民無計樂熙恬。

深閨多少如花女，風雨摧殘更可憐。

這個消息傳入東阿，那田知縣驚得手足無措，連夜通報各上司，請速調兵征剿。上司正在議兵、議餉未定，又被他連下了鄆城、汶上、費縣三處。山東、淮、徐俱皆震動。兗州、徐州兩處連忙發兵拒之。徐州營守備姓王，是個武進士出身，提了一千兵望沛縣來。一路上打探，飛馬報導：「賊兵已拒夏鎮。」王守備將人馬紮駐夏鎮山口，尚未安定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山坡下擁出一隊人馬來。但見：

人人虎面，個個狼形。火燄燄赤錦纏頭，花斑斑錦衣罩體。諸葛弩滿張毒矢，筆管槍亂逞新鋒。當當響動小銅鑼，狠狠思量大廝殺。

來了約有五六百人，不分隊伍，橫衝直撞而來。王守備傳令放箭。誰知都是些市井無賴、遊手好閒之人，何曾會上陣衝鋒；況又走了一日，腹中饑餓困乏了的人，一見賊勢勇猛，個個都嚇得手軟腳麻，那裡擋得住？押陣的千把總先自逃走，被賊兵四面圍住，如砍瓜切菜一般，殺個盡絕。只有百餘名馬兵，保著王守備逃命。賊兵也不來追，只搶奪器械、馬匹而歸，回去請功。葉晉道：「我們乘勝即去取徐州，順流而下駐紮淮安，以阻南北咽喉，大事就有幾分了。」元元子道：「不可！徐州兵雖然敗去，淮安乃南北重鎮，有河漕兩標重兵把守，不可輕取，且無退步。不如先取兗州為家，借現成王府，免得修造，那時或南或北，進退由我。」跛李道：「仙師之言有理。」遂撥龍勝、張治領兵二千為前隊，車仁、胡鎮為後隊，亦帶兵二千。元元子帶副將四員，二千兵為中軍。戚曉引一千兵把守夏鎮山口，邀截糧般船。跛李同陳有德領一千兵取郟城。不題。

且說兗州兵備道奉巡撫火牌，調登州營守備苗先，會同道標把總呆成等，領兵五千剿捕。巡道亦親自出城紮營，俟各將參謁過，放炮起身，浩浩蕩蕩的往鄆縣來。不上五□里遠，早有探馬報導：「賊兵到了。」忙傳令下營。苗守備在馬上欠身道：「待卑職先去衝他一陣。」道尊道：「須要小心！」守備道：「喏。」催馬上前，不上裡許，賊兵早到。但見他：

青山缺裡卷出一陣沒頭神，綠柳陰中撞出許多爭食鬼。扁鬚頭巾盡蒙赤絹，棋子半臂皆插黃旗。簇擁刀槍似雪，飄搖旗幟迎風。人人勇健敢爭先，個個威風息斬將。

苗先把槍一揮，眾兵列成陣勢。那賊兵本不按紀律，只是一字兒擺開。當先一員賊將，手挺長槍，躍馬衝來。苗先忙上前敵住。戰有三□餘合，張治漸漸槍法抵敵不住。龍勝見了，舞刀來助，胡哨一聲，賊兵齊上，把官兵陣腳衝亂。苗先敵不過二人，只得撥馬先走。眾兵無主，各自亂竄。賊兵乘勢趕來，遇著呆成的兵到懸住，各收軍下寨。

次日，呆成出馬，賊的中軍已到。當不得他的兵多，官兵又折了一陣，巡道只得退入城中保護。賊兵齊集城下，四面攻打。城上矢石如雨，賊兵多傷。元元子叫且退去。晚間與張治商議道：「我看此城破於反掌，只是連日日辰不利，七日後纔是庚申日，方可破，今日且去驚他一驚。」遂於袖中取出一條樹皮雕成的小龍來，口中念一個咒語，吹一口氣，那龍身上生出火來，鱗甲皆動，沖天而去。少刻，南門城樓上火起。元元子又令車仁領兵去南門，吶喊擂鼓，城中驚得一夜不能安枕。及至天明，見賊兵已退去了。午後探馬入城報導：「淮安發了兩路兵來收復鄆縣，故賊兵退去，一路是廟灣營游擊蕭士仁，一路是淮安營參將王必顯，共領一萬兵來了，隨後游御史領兵來接應。」巡道方纔放心。

那蕭士仁乃山西大同人，原是總兵麻貴的家丁，後以有功升到今職，經過多少大陣，軍令嚴肅，兵皆整練，標下有三四□個家丁，都是能征慣戰之人。次早方抵鄆縣城下，擺開陣勢。聽到城中炮響，早飛出一彪人馬來，為首一員將官，頭戴紅錦抹額，身穿白羅袍，坐下黃驃馬，手執鋼槍。後面馬上坐著一個頭陀，身空皂布直裰，手提渾鐵禪杖，背上掛著三四個葫蘆。蕭洲擊問道：「來將何名？」賊將叫道：「吾乃劉王駕下折衝將軍張治，前日殺得你們不怕，還來送死！」蕭游擊罵道：「你這些大膽賊奴，天兵到此，還不下馬歸降，自思改過，還敢胡言！」提刀直取，二人鬥有三□餘合，張治賣個破綻，拖槍回馬便走。蕭士仁拍馬舉刀趕來，只見那頭陀舞動禪杖，放馬來迎，讓過張治來鬥蕭士仁。略戰數合，也拍馬回身。蕭士仁大叫道：「那裡走！」馳馬來追。那跛李等他追得將近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哨了數聲，背上葫蘆中衝出一道火光來，直奔官軍隊裡來。蕭士仁忙叫退兵。須與火光熄處，又是天昏地暗，對面不見人，飛砂走石。官兵道尾不能相顧，各自逃走。

蕭士仁伏在馬上，不分南北，任馬亂走。高高低低走了半日，天纔明亮。定睛看時，卻是月光，但不知是何地方，只遠遠望見一座樹林子。心中想道：「林子內定有人家，且去借一宿再處。」於是把馬顛進林子。下馬定睛四望，見對面山坡下有燈光射出。蕭士仁道：「好了，有人家了。」把馬牽出林來，跳上去對燈光而走。正是：未能動業標麟閣，先向山中叩草扉。

畢竟不知是個甚麼去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